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四十四回 花神廟英雄救難女 開封府眾義露真名

且說仁宗細看紙條上面寫道：「可笑，可笑，誤殺反誤告。胡鬧，胡鬧，老龐害老包。」共□八個字。天子看了，這明是自殺，反要陷害別人；又看字跡有些熟識。猛然想起忠烈祠牆上的字體，卻與此字相同。真是聰明不過帝王，暗道：「此帖又是那人寫的了。他屢次做的俱是磊磊落落之事，又為何隱隱藏藏，再也不肯當面呢？實在令人不解。只好還是催促包卿便了。」想罷，便將摺子連紙條兒俱各擲下，交大理寺審訊。龐賊見聖上從摺內翻出個紙條兒來，已然嚇得魂不附體。聯銜之人，俱各暗暗耽驚。

一時散朝之後，龐賊悄悄向廖天成道：「這紙條兒從何而來？」廖烏臺猛然醒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他捆劉三者，正為調出老師與門生來。他就於此時放在摺背後的。實是門生粗心之過。」龐吉聽了，連連點首，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賢契不要多心。此事如何料得到呢。」及至到了大理寺，龐吉一力擔當，從實說了，惟求文大人婉轉覆奏。文大人只得將他畏罪的情形，代為陳奏。聖上傳旨：「龐吉著罰俸三年，不准抵銷。聯銜的罰俸一年，不准抵銷。」聖上卻暗暗傳旨與包公，務必要題詩殺命之人，定限嚴拿。包公奉了此旨，回到開封，便與展爺公孫先生計議，無法可施，只得連王馬張趙俱各天天出去到處訪查，那裡有個影響。偏又值隆冬年近，轉瞬間又是新春。過了元宵佳節，看看到了二月光景，包公屢屢奉旨，總無影響。幸虧聖眷優渥，尚未嗔怪。

一日，王朝與馬漢商議道：「咱們天天出去訪查，大約無人不知。人既知道，更難探訪。莫若咱二人悄悄出城，看個動靜。賢弟以為如何？」馬漢道：「出城雖好，但不知往何處去呢？」王朝道：「咱們信步行去，自然熱鬧叢中採訪。難道反往幽僻之處去麼？」二人說畢，脫去校尉的服色，各穿便衣，離了衙門，竟往城外而來。

一路上細細賞玩豔陽景色。見了許多人帶著香袋的，執著花的，不知是往那裡去的。及至問人時，原來花神廟開廟，正是開廟正期，熱鬧非常。二人滿心歡喜，隨著眾人來到花神廟，各處遊玩。卻見後面有塊空地甚是寬闊，搭著極大的蘆棚，內中設擺著許多兵器架子。那邊單有一座客棚，裡面坐著許多人。內中有一少年公子，年紀約有三旬，橫眉立目，旁若無人。

王馬二人見了，便向人暗暗打聽，方知此人姓嚴名奇。他乃是已故威烈侯葛登雲的外甥，極其強梁霸道，無惡不做。只因他愛眠花宿柳，自己起了個外號，叫花花太歲。又恐有人欺負他，便用多金請了無數的打手，自己也跟著學了些，以為天下無敵。因此廟期熱鬧非常，他便在廟後搭一蘆棚，比試棒棍拳腳。誰知設了一連幾日，並無人敢上前比試。他更心高氣傲，自以為絕無對手。二人正觀望，只見外面多少惡奴推推擁擁攙攙架架的進來一人，卻是一個女子，哭哭啼啼，被眾人簇擁著過了蘆棚，進了後面敞廳去了。王馬二人納悶，不知為了何事。

忽又聽外面進來一個婆子，嚷道：「你們這伙強盜！青天白日，就敢搶良家女子，是何道理？你們若將他好好還我，便罷；你們若要不放，我這老命就合你們拚了。」眾惡奴一面攔擋，一面吆喝。忽見從棚內又出來兩個惡奴，說道：「方才公子說了。這女子本是府中丫鬟，私行逃走，總未找著，並且拐了好些東西。今日既然遇見，把他拿住，還要追問拐的東西呢。你這老婆子趁早兒走罷。倘若不依，公子說咧，就把你送縣。」婆子聞聽，只急得嚎啕痛哭。又被眾惡奴往外面拖拽。這婆子如何友撐得住，便腳不沾地往外去了。

王朝見此光景，便與馬漢送目。馬漢會意，必是跟下去打聽底細。二人隨後也就出來。剛走到二層殿的夾道，只見外面進來一人，迎頭攔住道：「有話好說。這是甚麼意思？請道其詳。」聲音洪亮，身材高大，紫微微一張面皮，黑漆漆滿部鬚髮，又是軍官打扮，更顯得威嚴壯健。王馬二人見了，便暗暗喝采稱羨。忽聽惡奴說道：「朋友，這個事你別管。我勸你有事治事，無事趁早兒請。別討沒趣兒。」那軍官聽了，冷笑道：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那有管不得的道理。你們不對我說，何不對著眾人說說？你們如不肯說，何妨叫那媽媽自己說呢？」眾惡奴聞聽道：「伙計，你們聽見了。這個光景他是管定了。」

忽聽婆子道：「軍官爺爺，快救婆子性命呀！」旁邊惡奴順手就要打那婆子。只見那軍官把手一隔，惡奴便倒退了幾步，呲牙咧嘴把腮腫亂摔。王馬二人見了，暗暗歡喜。又聽軍官道：「媽媽不必害怕，慢慢講來。」那婆子哭著道：「我姓王。這女兒乃是我街坊。因他母親病了，許在花神廟燒香。如今他母親雖然好了，尚未復元；因此求我帶了他來還願。不想竟被他們搶去。求軍官爺搭救搭救。」說罷，痛哭。只見那軍官聽了，把眉一皺，道：「媽媽不必啼哭，我與你找來就是了。」

誰知眾惡奴方才見那人把手略略一隔，他們伙計就呲牙咧嘴，便知道這軍官手頭兒沉。大約婆子必要說出根由，怕軍官先拿他們出氣。他們便一個個溜了。來到後面，一五一□告訴花花太歲。這嚴奇一聽，便氣沖牛斗。以為今日若不顯顯本領，以後別人怎肯甘心佩服呢。便一聲斷喝：「引路！」眾惡奴狐假虎威，來至前面，嚷道：「公子來了。公子來了。」眾人見嚴奇來到，一個個俱替軍官擔心，以為太歲不是好惹的。

此時王馬二人看得明白。見惡霸前來，知道：「必有一番較量。惟恐軍官寡不敵眾。若到為難之時，我二人助他一膀之力。」那知那軍官早已看見，撇了婆子，便迎將上去。眾惡奴指手畫腳道：「就是他。就是他。」嚴奇一看，不由得暗暗吃驚道：「好大身量！我別不是他的對手罷。」便發話道：「你這人好生無禮。誰叫你多管閒事？」只見那軍官抱拳陪笑道：「非是在下多管閒事。因那婆子形色倉皇，哭得可憐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望乞公子貴手高抬，開一線之恩，饒他們去罷。」說畢，就是一揖。

嚴奇若是有眼力的，就依了此人，從此做個相識，只怕還有個好處。誰知這惡賊見軍官謙恭和藹，又是外鄉之人，以為可以欺負，竟敢拿雞蛋往鵝卵石上碰，登時把眼一翻，道：「好狗才，誰許你多管！」冷不防，嗖的就是一腳，迎面踢來。這惡賊原想著是個暗算。趁著軍官作下揖去，不能防備，這一腳定然鼻青臉腫。那知那軍官不慌不忙，瞧著腳臨切近，略一揚手，在腳面上一拂，口中說道：「公子休得無禮。」此話未完，只見公子「哎呀」一聲，半天掙扎不起。眾惡奴一見，便嚷道：「你這廝竟敢動手！」一擁而上，以為好漢打不過人多。誰知那人只用手往左右一分，一個個便東倒西歪，那個還敢上前。

忽聽那邊有人喊了一聲：「閃開！俺來也。」手中木棍高揚，就照軍官劈面打來。軍官見來得勢猛，將身往旁邊一跨。不想嚴奇剛剛的站起，恰恰的太歲就受了此棍，吧的一聲，打了個腦漿迸裂。眾惡奴發了一聲喊道：「了不得了！公子被軍漢打死了！快拿呀，快拿呀！」早有保甲地方並本縣官役，一齊將軍官圍住。只聽那軍官道：「眾位不必動手，俺隨你們到縣就是了。」眾人齊說道：「好朋友，好朋友！敢作敢當，這才是漢子呢。」

忽見那邊走過兩個人來道：「眾位，事要公平。方才原是他用棍打人，誤打在公子頭上。難道他不隨著赴縣麼？理應一同解縣才是。」眾人聞聽道：「講得有理。」就要拿那使棍之人。那人將眼一瞪，道：「俺史丹不是好惹的！你們誰敢前來！」眾人嚇得往後倒退。只見那兩個人中有一人道：「你慢說是史丹，就是屎蛋，也要推你一推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順手一掠，將那棍也就逼住。攏過來往懷裡一帶，又往外一推，真成了屎蛋咧。咕哩咕嚕滾在一邊。那人上前按住，對保甲道：「將他鎖了。」你道這二人是誰？原來是王朝、馬漢。

又聽軍官道：「俺遭逢此事所為何來，原為救那女子。如今為人不能徹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王馬二人聽了，滿口應承：「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。朋友，你只管放心。」軍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仰仗二位了。」說罷，執手隨眾人赴縣去了。

這裡王馬二人帶領婆子到後面。此時眾惡奴見公子已死，也就一哄而散，誰也不敢出頭。王馬二人一直進了敞廳，將女子領出交付婆子，護送出廟，問明了住處姓名（恐有提問質對之事），方叫他們去了。二人不辭辛苦，直奔祥符縣而來。到了縣裡，說明姓名。門上急忙回稟了縣官。縣官立刻請二位到書房坐了。王馬二人將始末情由說了一遍：「此事皆係我二人目睹，貴縣不必過堂，立刻解往開封府便了。」正說間，外面拿進個略節來，卻是此案的名姓：死的名嚴奇，軍官名張大，持棍的名史丹。縣官將略節遞與王馬二人，便吩咐將一千人犯，多派衙役，立刻解往開封。

王馬二人先到了開封府，見了展爺公孫先生，便將此事說明。公孫策尚未開言。展爺忙問道：「這軍官是何形色？」王馬二人將臉盤兒身量兒說了一番。展爺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別是他罷？」對著公孫先生伸出大指。公孫策道：「既如此，少時此案解來，先在外班房等候，悄悄叫展兄看看。若不是那人，也就罷了。倘若是那人冒名，展兄不妨直呼其名，使他不好改口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稱善。

王馬二人又找了包興，來到書房，回稟了包公，深贊張大的品貌，行事豪俠。包公聽了，雖不是寄柬留刀之人，或者由這人身上也可以追出那人的下落，心中也自暗暗忖度。王馬又將公孫策先生叫南俠偷看，也回明了。包公點了點頭，二人出來。

不多時，此案解到，俱在外班房等候。王馬二人先換了衣服，前往班房，見放著簾子。隨後展爺已到，便掀起簾縫一瞧，不由得滿心歡喜，對著王馬二人悄悄道：「果然是他。妙極，妙極！」王馬二人連忙問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展爺道：「賢弟休問。等我進去呼出姓名，二位便知。二位賢弟即隨我進來。劣兄給你們彼此一引見，他也不能改口了。」王馬二人領命。

展爺一掀簾子，進來道：「小弟打量是誰？原來是盧方兄到了。久違呀，久違！」說著，王馬二人進來。展爺給引見道：「二位賢弟不認得麼？此位便是陷空島盧家莊，號稱鑽天鼠名盧方的盧大員外。二位賢弟快來見禮。」王馬急速上前。展爺又向盧方道：「盧兄，這便是開封府四義士之中的王朝、馬漢兩位老弟。」三個人彼此執手作揖。盧方到了此時，也不能說我是張大，不是姓盧的。人家連家鄉住處俱各說明，還隱瞞甚麼呢？

盧方反倒問展爺道：「足下何人？為何知道盧方的賤名。」展爺道：「小弟名喚展昭。曾在茱花村蘆花蕩為鄧彪之事，小弟見過尊兄，終日渴想至甚。不想今日幸會。」盧方聽了，方才知是號稱御貓的南俠。他見展爺人品氣度和藹之甚，毫無自滿之意，便想起五弟任意胡為，全是自尋苦惱，不覺暗暗感歎。面上卻陪著笑道：「原來是展老爺。就是這二位老爺，方才在廟上多承垂青眷顧，我盧方感之不盡。」三人聽了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盧兄太外道了，何得以老爺相呼？顯見得我等不堪為弟了。」盧方道：「三位老爺太言重了。一來三位現居皇家護衛之職，二來盧方刻下乃人命重犯，何敢以兄弟相稱？豈不是太不知自量了麼？」展爺道：「盧兄過於能言了。」王馬二人道：「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，請盧兄到後面一敘。」盧方道：「犯人尚未過堂，如何敢蒙此厚待？斷難從命。」展爺道：「盧兄放心，全在小弟等身上。請到後面，還有眾人等著要與老兄會面。」盧方不能推辭，只得隨著三人來到後面公廳，早見張趙公孫三位降階相迎。展爺便一一引見，歡若平生。

來到屋內，大家讓盧方上坐。盧方斷斷不肯，總以犯人自居，理當侍立，能穀不罰跪，足見高情。大家那裡肯依。還是楞爺趙道：「彼此見了，放著話不說，且自鬧這些個虛套子。盧大哥，你是遠來，你就上面坐。」說著，把盧方拉至首座。盧方見此光景，只得從權坐下。王朝道：「還是四弟爽快。再者盧兄從此甚麼犯人咧，老爺咧，也要免免才好，省得鬧得人怪肉麻的。」盧方道：「既是眾位兄臺抬愛，拿我盧某當個人看待。我盧方便從命了。」左右伴當獻茶已畢。還是盧方先提起花神廟之事。王馬二人道：「我等俱在相爺臺前回明。小弟二人便是證見。凡事有理，斷不能難為我兄。」只見公孫先生和展爺，彼此告過失陪，出了公所，往書房去了。

未知相爺如何。下回分解。